

钢铁是怎样炼成的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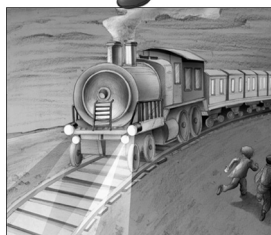
世界经典文学名著系列

钢铁是怎样炼成的

Gangtie Shi Zenyang Liancheng De

原著：〔前苏联〕尼·奥斯特洛夫斯基

改写：彭世彬



连环画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钢铁是怎样炼成的(苏)奥斯特洛夫斯基著;彭世彬改写.-北京:

连环画出版社,2005.1

(世界经典文学名著系列)

ISBN 7-5056-0586-0

I.钢... II.①奥...②彭...

III.长篇小说-苏联-缩写本 IV.I5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4)第111480号



世界经典文学名著系列

钢铁是怎样炼成的

Gangtei Shi Zenyang Liancheng De

原著:[前苏联]尼·奥斯特洛夫斯基

改写:彭世彬

绘画:魔法熊工作室

封面设计:奇艺堡图文

责任编辑:李雪竹

连环画出版社出版发行

(邮编 100735 北京北总布胡同 32 号)

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5.25

字数:80 千字 插页:10

2005 年 3 月第 1 版 第 2 次印刷

ISBN 7-5056-0586-0

印数:5001-14000 定价:8.80 元

钢铁是怎样炼成的

Gangtie Shi Zenyang Liancheng De

目录

引言	1
一 保尔的童年	2
二 暴风雪传来的变革	13
三 遇见冬妮亚	25
四 水兵朱赫来	45
五 黎明即将来临	55
六 在战火中磨练	68
七 陆军医院	82



八 革命工作	89
九 用生命修铁路	96
十 复活在早春	120
十一 列宁逝世	129
十二 重逢	138
十三 坚强地生活	144
十四 回顾二十四年	149
十五 暴风雨所诞生的	155





引言

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。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。一个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：当他回忆往事的时候，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，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。这样，在临死的时候，他就能说：“我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，都已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——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。”

——保尔·柯察金



Gangtie Shi Zenyang Liancheng De

钢铁是怎样炼成的



一 保尔的童年

“节前到我家去补考的，都给我站起来！”

一个穿着法衣、脖子上挂着一只沉重的十字架、皮笑肉不笑的神父，恶狠狠地瞪着全班的学生。

六个学生从板凳上站了起来。

神父的小眼睛闪着凶光，仿佛要把他们一口吞下去似的，孩子们害怕地望着他。

“你们俩坐下。”神父朝那两个女孩子挥挥手。

两个女孩赶紧坐下。

瓦西里神父阴阳怪气地向那四个男孩子说：

“宝贝们，过来吧！”

瓦西里神父站起来，推开椅子，走到挤在一起的四个孩

子面前。

“你们这几个小无赖，谁抽烟？”

四个孩子都小声回答：“神父，我们不会抽。”

“混帐东西，不会抽，那发面里的烟末是谁撒的？都不会抽吗？好，我们这就来看看！把口袋翻过来，快点！听见了没有？快翻过来！”

三个孩子开始把他们口袋里的东西掏出来，放在桌子上。

神父仔细地检查口袋的每一条缝，但是什么也没有找到，便把目光转到第四个孩子身上。这孩子长着一对黑眼睛，穿着灰衬衣和膝盖上打补丁的蓝裤子。

“你怎么像个木头人，站着不动？”

黑眼睛的孩子压住心头的怒火，看着神父，低声回答说：“我没有口袋。”他用手摸着那缝死了的袋口。

“哼，没有口袋！你以为我就不知道是谁干的坏事了吗？这回就没有那么便宜了，小宝贝。上回是你妈求情，才把你留下的，这回可不行了。你给我滚出去！”他使劲揪住男孩子的一只耳朵，把他推到走廊上，随手关上了门。

教室里静得没有一点声音，同学们一个个都惊呆了。谁也不明白保尔·柯察金为什么会被赶出教室。只有他的好朋友谢廖沙·勃鲁扎克知道是怎么回事。那天他们六个不及格



的学生到神父家里去补考，在厨房里等神父的时候，保尔把一撮烟末撒在神父家过复活节用的发面里。

保尔对瓦西里神父的仇恨由来已久。有一回，他跟米什卡·列夫丘科夫打架，老师罚他留校，不准回家吃饭，又怕他在空教室里胡闹，就把保尔送到高年级教室，让他坐在后面的椅子上。

高年级老师正在给学生讲地球和天体，他说地球已存在好几百万年了，星星也跟地球差不多。保尔听他这样说，惊讶得张大了嘴巴。他感到非常奇怪，差点儿没站起来对老师说：“圣经上可不是这么说的。”

但是，他没敢做声。

保尔是信教的，她母亲是个教徒，常给他讲圣经上的道理。世界是上帝创造的，而且并非几百万年以前，保尔对此深信不疑。

圣经这门课，神父总是给保尔打满分。新约、旧约和所有的祈祷词，他都背得滚瓜烂熟。上帝哪一天创造了什么，他也都记得一清二楚。保尔打定主意，等到上圣经课的时候，一定要向瓦西里神父问个明白。那天，神父刚坐到椅子上，保尔就举起手来，得到允许以后，他站起来说：“神父，为什么高年级老师说，地球已存在好几百万年了，并不

像圣经上说的五千年……”

他刚说到这里，就被瓦西里神父恶狠狠地打断了：“混帐东西，你胡说什么？圣经课是这样教你的吗？”

保尔还没有来得及分辩，神父就揪住他的耳朵，把他的头往墙上撞。一分钟之后，保尔已经鼻青脸肿，被神父推到门外。

第二天，母亲到学校恳求瓦西里神父开恩，让她儿子回来继续学习。从那时起，保尔就恨透了神父。

后来，保尔还常常受到瓦西里神父的侮辱：往往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，就把他赶出教室，有时又罚他站墙角，而且从来不问他的功课。因此，在复活节前，保尔和几个不及格的同学到神父家里补考时，就在神父家的厨房里，把一撮烟末撒到过复活节用的发面里了。

这件事谁也没有看到，可是神父马上就猜出了是谁干的。

下课了，孩子们一齐拥到院子里，围住了保尔。保尔忧郁地坐在那里，一声不响。

这时，校长叶夫列姆·瓦西里耶维奇从教员室的窗口伸出脑袋，大声吼道：“叫柯察金马上到我这儿来！”

保尔的心怦怦直跳，慢慢朝教员室走去。

车站食堂的老板，一个面色苍白、眼神恍惚的上了年纪



的人，看了看站在一边的保尔。

“他几岁了？”

“十二岁。”保尔的母亲回答。

“好吧，让他留下。工钱每月八个卢布，当班的时候管饭。顶班干一天一夜，在家歇一天一夜，可不准偷东西。”

“不会的，不会的，我担保他什么也不偷。”母亲惶恐地说。

“那让他今天就上班吧。”老板吩咐着，转过身对旁边一个站柜台的女招待说：“济娜，把这个小伙计领到洗刷间去，叫弗罗霞给他安排活儿，顶格里什卡。”

女招待正在切火腿，她放下刀，朝保尔点了点头，就穿过食堂，朝通向洗刷间的旁门走去。保尔跟在她后面，母亲也赶紧跟上，小声嘱咐保尔：“保夫鲁沙，你可要好好干哪，别丢脸！”

她用忧郁的目光把儿子送走以后，才朝大门口走去。

洗刷间里正忙得不可开交，桌子上盘碟刀叉堆得高高的，几个女工正在逐个地擦那堆东西。

女招待济娜走到一个正在洗家什的女工跟前，拍拍她的肩膀，说：“弗罗霞，这是新来的小伙计，顶格里什卡的。你告诉他都要干些什么活吧。”

济娜又指着那个叫弗罗霞的女工，对保尔说：“她是这儿的领班，她叫你干什么，你就干什么。”说完，转身回食堂去了。

“嗯。”保尔轻轻答应了一声，同时看了看站在面前的弗罗霞，等候她的吩咐。弗罗霞一面擦着额上的汗水，一面从上到下打量着他，好像要估量一下他能干什么活似的，然后用非常悦耳的、响亮的声音说：“小朋友，你的活不难，就是一早把这口锅烧开，一天别断了开水。当然，柴也要你自己劈。还有这两个大茶炉，也是你的活。再有，活紧的时候，你也得擦擦刀叉，倒倒脏水。”

“看样子这位大婶还不错。”他心里这样想，便鼓起勇气问弗罗霞：“那我现在干些什么呢，大婶？”

他说到这里，洗刷间的女工们一阵哈哈大笑，淹没了他的话，他愣住了。

“哈哈！……弗罗霞这回认了个大侄子……”

“哈哈！……”弗罗霞笑得比谁都厉害，其实她才十八岁。

保尔的劳动生涯就这样开始了。他是第一天上班，干活还从来没有这样卖过力气。他知道，这个地方跟家里不一样，在家里可以不听母亲的话，这里可不行。



保尔在茶炉边辛勤地忙碌着。他使劲朝炉膛鼓起风来，那两个能盛四桶水的大肚子茶炉立即冒出了火星。他一会儿提起脏水桶，飞快跑到外面，把脏水倒进坑里；一会儿给烧水锅添上劈柴，一会儿把湿毛巾搭在烧开的茶炉上烘干。总之，叫他干的活他都干了。直到深夜，保尔才拖着疲乏的身子，走到下面厨房去。

车站食堂昼夜不停地营业。

有六条铁路通到这个枢纽站，车站总是挤满了人，只有夜里，在两班火车的间隙，才能安静两三个钟头。这个车站上有几百列军车从各地开来，然后又开到各地。有的从前线开来，有的开到前线。从前线运来的是缺胳膊断腿的伤兵，送到前线去的是大批穿一色灰大衣的新兵。

保尔在食堂里辛辛苦苦地干了两年。这两年里，他看到的只有厨房和洗刷间。在地下室的大厨房里，工作异常紧张，有二十多个人干活。十个堂倌穿梭般地从食堂到厨房来回奔忙。

保尔的工钱从八个卢布长到十个卢布。两年来他长高了，身体也结实了。这期间，他经受了許多苦难。在厨房打下手，烟熏火燎地干了半年。那个有权势的厨子头不喜欢

他，常常给他几个耳光。又生怕保尔突然捅他一刀，所以干脆把他撵回了洗刷间。要不是因为保尔干起活来有用不完的力气，他们早就把他赶走了。保尔干的活比谁都多，而且从来不知道累。

保尔向生活的深处，向生活的底层看去，他追求新的东西，渴望打开一个新天地，可是朝他扑面而来的，却是霉烂的臭味和泥沼的潮气。

阿尔焦姆想把弟弟安置到机车库去当学徒，但是没有成功，因为那里不收未满十五岁的少年。保尔期待着有朝一日能离开这个地方，机车库那座熏黑了的大石头房子吸引着他。

他时常到阿尔焦姆那里去，跟着他检查车辆，尽力帮他干点活。

后来，弗罗霞离开了食堂，保尔心中就像少了什么似的。弗罗霞待他很好。而现在呢，早晨一走进洗刷间，听到从难民中招来的女工们烦人的争吵声，他就会产生一种空虚和孤独的感觉。

保尔没有想到，他这样快就离开了食堂，离开的原因也完全出乎他的意外。

在一月寒冷的一天，保尔干完自己的一班，准备下班



了，但是接班的人还没有来。保尔到老板娘那里去，说他要回家，老板娘却不准他走。他虽然已经很累，还是不得不留下来，连班再干一天一夜。到了晚上，他已筋疲力尽。大家都休息的时候，他还要把几口锅灌满水，赶在三点钟的火车进站以前烧开。

保尔拧开水龙头，可是没有水，看来是水塔没有放水。他让水龙头开着，自己倒在柴堆上歇一会儿，不想实在太疲倦了，一倒下就睡着了。

过了几分钟，水龙头咕嘟咕嘟地响了起来，水流进水槽，不一会儿就漫了出来，顺着瓷砖流到洗刷间的地板上。洗刷间里跟往常一样，一个人也没有。水越来越多，漫过地板，从门底下流进了食堂。

一股股水流悄悄地流到熟睡的旅客们的行李下面，谁也没有发觉。直到水浸醒了一个躺在地板上的旅客，他一下跳起来，大喊大叫，其他旅客才慌忙去抢自己的行李。食堂里顿时乱作一团。

正在隔壁房间里收拾桌子的普罗霍尔听到旅客的喊叫声，急忙跑过来。他跳过积水，冲到门旁，用力把门打开，原来被门挡住的水全涌进了食堂。

喊叫声更大了，几个当班的堂倌一齐跑进了洗刷间。普

罗霍尔朝酣睡的保尔扑过去。

拳头像雨点一样落在保尔头上，他简直疼糊涂了。

保尔刚被打醒，什么也不明白，眼睛里直冒金星，浑身疼得难受。

他周身是伤，一步一步地勉强回到了家。

早晨，阿尔焦姆阴沉着脸，皱着眉头，叫保尔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他。

保尔从头到尾讲了一遍。

“谁打的？”阿尔焦姆很生气地问弟弟。

“普罗霍尔。”

“好，你躺着吧。”

阿尔焦姆穿上他的羊皮袄，一句话也没有说，走出了家门。

“我找堂倌普罗霍尔，行吗？”一个陌生的工人问格拉莎。

“请等一下，他马上就来。”她回答。

这个身材魁梧的人靠在门框上。

“好，我等一下。”

普罗霍尔端着一大摞盘子，一脚踢开门，走进了洗刷间。

“他就是普罗霍尔。”格拉莎指着他说。

阿尔焦姆朝前迈了一步，一只有力的手使劲按住堂倌的



肩膀，两道目光紧紧逼住他，问：“你为什么打我的弟弟保尔？”

普罗霍尔想挣开肩膀，但是阿尔焦姆已经狠狠一拳，把他打翻在地；他想爬起来，紧接着又是一拳，比头一拳更厉害，把他钉在地上，叫他怎么也爬不起来。

女工们都吓呆了，急忙躲到一边。

阿尔焦姆转身走了出去。

普罗霍尔满脸是血，在地上挣扎着。

这天晚上，阿尔焦姆没有从机车库回家。

母亲打听到，阿尔焦姆被关进了宪兵队。

六天以后，阿尔焦姆才回到家里。那是在晚上，母亲已经睡了，保尔还在床上坐着。阿尔焦姆走到他跟前，深情地问：“怎么样，弟弟，好点了吗？”他在弟弟身旁坐了下来。

“比这更倒霉的事也有的是。”沉默了一会儿，他又接着说：“没关系，你到发电厂去干活吧。我已经替你讲过了，你可以在那儿学门手艺。”

保尔双手紧紧地握住了阿尔焦姆的大手。